

憶舊遊之三

「本欄將分期介紹一些比較特色的回憶性文章，從其中讀者可以領略較昔時期行友們在山野間的遭遇以及感受，你或許是參與其事的人，或許只屬耳知，或者完全無關，但無論如何，這裏將儘量如實的描繪出當時的情形，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。」

——一九七〇年三月某天——

霧闖四方山

·舊侶·

近來有機會一遊梧桐寨瀑布，距上次大約五六年，情形有了極大不同，最顯著的是它變成一個壩，而不是過去深山窮谷中的飛瀑流泉了，它是新堰潭、鹿頭、梅窩等地的翻版，都是一堆堆圍爐而坐的燒烤羣，一行行絡繹於途的遊客，到處充滿卡式錄音機的吵鬧聲和追逐尖叫，路窄的地方水涉不通，高蹺鞋敲在石上的喀喀聲和水流相呼應，儘管瀑布仍然長流，但水下充滿垃圾廢物，已染污了它的清高，這變化真是驚人，它和某些郊區之變為鬧市同樣叫人難以置信。

記得那次到遊是在一九七〇年仲春，事隔十年，景況當然更為清靜，我剛好感冒痊癒不久，戒過幾天米飯，走起路來還有點兒飄浮，眼看著田野過後，路轉入石澗，樹芽初長，草色正青，一切有欣欣向榮之象，頗可叫人忘卻疲倦，不過天色却甚為陰沉，春寒未盡，教山風迎面一吹，病弱之軀頗感到悚然。

這次參加的達一百三十多人，因為多了幾位老人小孩，使這個向以長走著稱的隊伍減却不少標悍之氣，速度難免慢了。當時要到井底潭，還得溯澗。大概早上下過雨的緣故，澗石非常滑，一步一溜，阻了不少時間。從井底潭上攀第二瀑和長瀑，情形也許更為困難，一路都是鬆軟的陡坡，踏著千年積聚而成的腐土，鞋幾乎拔不出來，路形其實是由偶然來遊的人踏出來的，似有似無。那有如今由有關方面開出來的寬闊泥道，走的時候必須緊抓樹枝，以免掉下澗去，每一道瀑，不論是短是長，因為深藏於山谷之間，掩覆於密林之下，飛珠濺玉，吼聲如雷，襯以陰暗的天色，遠隔人烟，

其感受是動人心魄的，我想，要是當時進澗的不是百多人而為寥寥數人，其神秘感也許還要強烈一些。

大休原定兩個鐘頭，因為澗中風寒，多人抵受不住，提前動身，越過了最後一道瀑布，回過頭來，只見眼下一片濃綠，滾滾湧向不可測的溝壑深處，水聲已告寂然，誰想到自然之手在裏面施展了驚人之筆。

立足點已經接近霧線，霧這種東西，其實不過是低處的雲，反之雲則為高處的霧。這種含糊的劃分法市區裏的人是不易接受的，他們要看到海面上一片朦朧，樓房若隱若現，才承認有霧，其餘便是蓋在天上的雲，因此以他們的標準來說今天有雲而沒有霧，但行友們的看法不同，只要一鑽進雲幕，便覺得大霧迷天，如墜烟海，根本沒功夫去研究是雲是霧。

正當這一陣陣的霧從頭頂不遠的地方掃



來，我忽然聽到一陣吵聲，似乎發生驚人的事，過去一看，原來是在攀登一段險坡，其實也沒有甚麼，幾塊飛墜的石頭嚇阻了大隊人馬的行程，我覓一個機會從另一個角度上山，很快接觸橫過的小路，風很大，雲霧變成了雨點，向人們身上招呼，衣衫頭臉都濕了，連忙披上斗篷，四望茫然，領隊有見及此，知道不能按照計劃，決定犧牲燕岩之行。

下面的人上得慢，今天新人多，這種惡劣的天氣開始使他們懼怕，當霧襲來的時候，看下去只能見到些移動的影子，慢慢地、慢慢地往上爬，苦了我們在上邊等候的人，風吹雨打，凍得直哆嗦，我不禁替自己的身子擔心，內子情況也好不了多少，濕頭髮散亂貼在臉上，樣子古怪可笑。

雲封霧鎖之下，我們頓時變成茫茫大海中的孤舟，只有腳下這條小路指出了去向，然而它指向那裏，或許惟有領隊知道，他努力約束隊伍，生怕一亂籠，那怕走失一個吧！也會造成極麻煩的後果。但是隊友們都不很合作，總是嚷着起行，不守秩序的已經走到前邊，領隊也就匆匆驅趕後面的人跟上了。

地勢越高，雲霧越濃，到後來簡直甚麼都看不見，人人變成某種程度的睜眼瞎子，眼光只及得到幾尺外的地方，山石樹木，一概無存，說人吧！只見到前後十個八個，其餘不知所終，然而却聽到他們的聲音，就算是離自己一步之遠的前面這一個，也看得出霧在他背後蕩漾，好像滾水鍋飄散出來的水蒸汽，水氣既然如此之濃，衣服用不着說都濕了。頭髮有水下滴，眼鏡早就派不上用場，索性除下，於是環

境加倍的昏沉，本來是中午稍過時分，却似暮色來臨。

漸漸地，我們到了一個地方，前後左右都是排列有序的大石，一行行由腳下伸向霧中，綿延不知多遠，在單調的霧海中忽然碰上這個陣容，使初臨的人為之錯愕不已。摸不清是甚麼底蘊：「是古戰場吧！」旁邊有位行友說。這看法雖然無稽，但苦悶之中忽然有這個發現，倒也減却一些緊張的情緒。

我們走了一陣，本來相當明顯的山路逐步在草叢之中隱沒，霧中隔身高山，方向不明，險象頓生，領隊拿出地圖研究一番，用指南針對了又對，仍然不得要領。這地方，喪失了遠方的標誌，就是來過多次的人也可能束手無策。

「我們到底在甚麼地方呢？」行友們普遍提出這個問題。當然沒有誰答得通，地面偶然有點隱約的路形，有時是一段壓伏的枯草，大家便如獲至寶的踏著它往前跑，隱隱確確會接上較大的路，但路要通向何方，是走對了還是錯上加錯，這又是誰也分辨不清的。況且這些路總有意和我們搗蛋，走呀走的，結果又告神秘失蹤。人們每有發現，總是滿懷希望發一聲喊往前衝，及至一再受騙之後，喊聲再也沒有那麼響亮，也缺乏力氣去衝鋒陷陣了。隊方開始緊張，服務行友前奔後走，聲嘶力竭地叫人們不要失散，風雲激蕩，這嘶叫的聲音，徒然增加了緊張，也未免帶著淒涼的成份，其實這當兒又有誰拿自己的命運去亂闖呢！

在後半段時間，雨勢越緊，平素看雨，是一絲絲從天上掛下，在視覺裏形成一條白線，

「安全共享登山樂」

河子

如今沒有了天色做背景，它一下子從霧中跳出來直接敲到身上，叫人避無可避之感。

在某一瞬間，領隊又停下仔細推攔一番，眼前有一條不知去向的路，對着北方，上了幾次當，大家對它不存希望，然而形勢禁，選擇無從，似乎非迫着走不可，現在已不是能否按計劃到達大埔的問題，時間浪費了許多，最要緊的是如何碰上大路，一條能引導到山下的逃生路，領隊大概有懷疑，不願意就着眼前的路行，但經不起大家的催促，整隊人終於向前移動，路勢不斷爬升，霧更濃，光線昏暗得驚人，碰到的是一毫無標誌的亂石小丘，脚下佈滿濕透的赭紅色枯草，填滿除山石之外的地面，其餘便是茫茫的灰白色，充塞空間，後來路又向下傾落，形狀越來越隱晦，終於走進了狹窄的山脊，待雲氣稍薄，看出左方臨近深谷，濃密的樹梢冒出雲端，右方隔谷又是一道山脊，和我們平行。

難道左邊山谷便是梧桐寨上方，我們又回到原來登山的點嗎？果然，當霧稍為蕩開，前方白鍊如帶，曲折掛下山崖，我雖然是一頭一次踏上這個角度，也知道那是梧桐寨瀑布無疑，舉步向下，霧更薄，忽然遠處屋舍映進眼簾，正是林村谷地界，午後四點多鐘，情況大明，我們心想可以逃出露宿山頭的慘劇。

領隊已經循着下走，照理就勢溜下去不就功德圓滿了嗎？但事情卻沒那麼簡單，眼見幾個人在下邊商量了多時，主意還是拿不出來，前途一定尚有困難，可能是叢林攔路，或是甚麼不能克服的難題，如此呆了十多分鐘，下面傳來消息：「回頭！」領隊擦過身邊，告訴我下面是一道險途，因為隊中有老弱之輩，不能冒這個險，他似乎準備由右方另一條山脊下溜，既然有此原由，而且形勢清楚，另擇安全途徑不失為高明的決定，不料事與願違，兩脊之間短程一段路程，變化又生，我驚覺隊伍為甚



麼竟走得那麼高呢？好像一下子鑽進雲端，也未免走得過遠，難道中途變卦，打算放棄那邊的途徑嗎？

正在胡疑滿腹之際，糟糕！都是龐大的石岩，小路忽告無影無踪，滿眼是霧混和着雨點在大風裏激蕩，一派怕人的景象，五時過了，我們最多有一個鐘頭的天亮時間，平伏下去的情緒再起慌亂，不免怨聲載道，這也難怪，黑夜將臨，而歸路却茫無頭緒，危機的警號襲上了每個人的心頭，隊方的人用不着說極為緊張，幸好不久有了山路，其實是一條回頭路，因為稍後就碰到一個分叉，那分叉顯然是剛才經過的，雲霧風雨擾亂心神，我的判斷力消失淨盡，只顧戰抖着，麻木的跟在別人背後前行。

這段回頭路白白浪費了個多鐘頭，領隊再擺開地圖端詳一番，忽而一聲令下，隊伍排成一串，又回過頭來，很像是雲霧中一行飄逸的幽靈，此時風雨大作，天色如墨，山上一場糊

去年五月，一本有關本港郊外遠足安全的英文小書「SAFETY IN THE HILLS」

出版，作者為「外展訓練學校」(OUTNARD BOUND SCHOOL)的校長傑克德嘉(JACK TUCKER)。德嘉先生為有經驗的登山專家，對香港郊外十分熟悉，加以他在港多年的經驗，寫出這本專為本港環境用的小書，對各野外愛好者均有幫助，而對那些經驗淺淺的行者，更有莫大的裨益。該英文本只有一〇五頁，而售價高達港幣十二元。但雖昂貴，仍甚受歡迎。

出版社有見及此，即將此書中譯，於本年二月出版，以供本港青年行友參考，而售價只為英文本之半(六元)，可算是經濟了。由於這書提供很多遠足安全措施，值得廣為推許。

該書共為九章，書首由總督麥理浩爵士撰寫序言。書後有附錄，介紹本港對郊野有關的機構，遠足勝地，供應登山用具商店等資料，更有白樂詩先生(Tom Blakes)的十八幅漫畫插圖，使這書生色不少。本書中譯者為張徐皓心女士，譯筆流暢。

本書內容，為登山前的準備，注意天氣報告，小心策劃路程，露營及爬山應有的常識，意外應變及郊野守則，甚為簡明。書中多次提及香港人製造噪音，尤其是濫用收音機，在郊區盡量放大聲浪，破壞大自然的寧靜。筆者對此也有同感，在假日，我們在離島渡輪上，郊野公園中及各山頭，不少郊遊者儘量製造噪音，其實他們對所發出的聲音，全不知有何所用，只會影響他人對大自然寧靜的享受，希望讀

者能注意這點。

英文本附錄一內香港政府康樂事務處的地址為九龍馬頭角道。而康體處於去年五月已遷往中區永安大廈。中譯本已加以更改，由此可見出版社對中文本的出版甚為認真。

最後，有兩點是本書的小疵：

本書第九十二頁引述的九項郊野守則，為現行英國所宣傳的，在香港，一九七七年，漁農處也造了五項郊野守則，但甚為詳盡，難於記下。自一九七七年郊野公園成立後，此郊野守則已簡化為下列六條：

1. 切勿隨意拋棄廢物，必須保持郊區清潔。
2. 切勿生火或破壞自然景物。
3. 切勿污染水道、河道及水塘。
4. 切勿損害野生植物及鳥類。
5. 切勿破壞農作物，必須愛護農民財產。
6. 愛護郊區，保存大自然美景。

為配合對愛護本港郊野的宣傳，筆者以為應引述上列六條較為適合。

其次，也在本書九十二頁，末二段引述瑞琪嘉信(Rachel Carson)的「靜靜的泉源」(THE SILENT SPRING)一書。這書名是譯錯了，這SPRING是指「春天」，不是一「泉源」。該書是談及人類對地球的染污，終有一天，所有的生物都消失，而來的春天，會是沒有鳥鳴和獸叫的季節，所以比較正確的譯名為「寂寂的春天」，相信譯者尚未閱讀此書，以致有此誤譯，希望再版時有所更改。

塗，服務行友大聲疾呼，叫人們千萬不要掉隊，危機似乎迫在眉睫。背後一個隊友絕望的說：「這次凶多吉少了！」

變化莫測的事件還在後頭，正當大家糊里糊塗之際，怎麼也料不到，帶頭的人忽然再來一個回頭路，咀裏叫着：「時間來不及了，我們不能走這條路！」他回頭，我們就回頭，山路雨水橫流，亂草纏足，風將斗蓬吹到半空，亂拍亂响，一下子就撕裂了，索性就風勢將它揚到空際，一轉眼不知何去，這一輪急行軍，叫人狼狽到極點，也麻木得像在做夢，迷迷糊糊中直到前方出現那一條山脊，我才知道他是帶我們回到剛才錯過的下山點，一條小徑隱藏草中，這轉危為安的一刻，博得隊友一片歡呼，噩夢就此做完了。

六時，天色降臨，必須加快速度，以免再現危機，這下山路不用說既崎嶇，又滑溜，許多人跌個四腳朝天，然而只有歡樂而沒有怨言，位置愈下，視線愈清，終於離開霧幕，眼鏡重新戴上，雖然是暮色臨頭，一切返覺明亮了些，只見一行人匆匆撥草而下，山谷中有幾下清脆的鳥聲，襯着滿眼的暮色，極為淒冷動人，翹首看看左方山岩，正是放棄落下的地方，驚險萬狀壓在頭上，峭立如牆，樹叢如海，不是普通人下得去的途徑，至此才信服領隊臨陣退縮的決定高明。

七時碰到石澗，繁草間望過去一片朦朧了，夜色中過梧桐寨村，幾下犬聲，幾幢灰屋，儘管破落，到底重返人間，互用電筒照射狼狽相，不禁發為大笑。

